

1935

年

3

月

國際問題研究會

通訊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日本現勢之透視

美國對日今後將採何種途徑

美日戰爭的觀察

凡爾塞條約的今昔

太平洋政治協定之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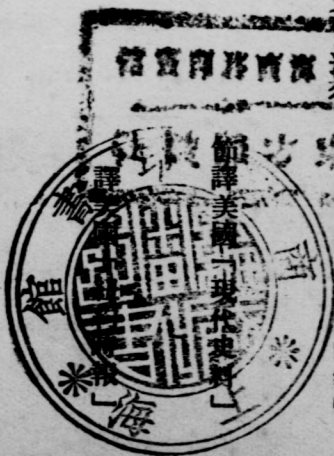
本會會務

羅又玄

節譯美國「紐約時報」

節譯美報「現代史」

節譯日本「中央公論」



本會出版中英文書籍

『滿洲「事變」的考證』

道夫曼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美國別生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By Kwei Chung-shu

Price: \$3.00

“Is Manchuria Vital to Japan's Existence?”

By Hsiao Shung-ching

Price: 50 cents

“A Symposium Concerning Japan's Far Eastern Policy,”

Compiled by Y. S. Tsao and J. S. Tow

Price: 50 cents

日本現勢之透視

羅又玄

一 日蘇對立

非常時期之日本，其唯一假想敵人當推蘇聯：在理論上，此兩國家，一則傾向於極端帝國主義，不但運用經濟侵略，且因襲軍國主義，肆意土地開拓；一則已奠定社會主義之基礎，在資本主義諸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國，並向東方進展。在事實上日本挑動九一八事變後，凡北滿利益衝突，已延長至蘇「滿」邊境，北海漁業區域亦爲衝突之重要場所。是故日蘇戰爭之因素，到處潛伏。加之蘇聯在阿木爾，烏蘇里鐵道，及東西比利亞鐵道沿線，調集太平洋師團——兩個，與五個步兵軍團，配達適當之騎砲兵隊，坦克車隊，飛機隊

等。約計二十萬人集結於東西比利亞。日本亦將其國內最有力之兩大師團，——京都第十六師團，名古屋第三師團，一個坦克車聯隊，一個飛行聯隊，及其他特種部隊分駐於中東路沿線。尚有姬路十師團，旭川七師團，宇都宮十四師團，弘前八師團等部隊數逾十萬，分駐於遼，吉，熱河等省區。然則日蘇兩國殆有箭在弦上，待機即發之勢矣。

但自去年九月以後，日本少壯派軍人已自行覺悟，決計不向蘇聯進攻，蘇聯當不願自動對日挑戰。日本不對蘇開衅之理由可歸納如下：

A. 日軍北進決無利益可得。當歐戰末期，日本曾對俄出兵六個師團，費用逾六萬萬圓，確有占領西比利亞企圖，終於不能不撤

兵回國者，蓋蘇俄繼續戰鬪，雖敗不屈服也。現在蘇聯，尤非十五年前可比，軍事設備，如軍隊之機械化，飛行隊之堅強皆非日軍所及。即令遠東方面配備較薄，日軍有攻占西比利亞之可能，但決不能進展至貝加爾湖以西；蘇方必繼續戰爭，日軍決不能安然占據也。東西比利亞一帶荒原，日軍欲占領之，其出兵非在二百萬以上不可，而所得者，僅有荒地而已，於蘇聯則無大損傷。

B. 所得不償所失。日本少壯軍人急欲開疆拓土者，一則要功，二則借此解決其當前之經濟困難，而進攻蘇聯，土地容或可得，經濟恐慌祇有加深，——西比利亞既少人烟，雖有相當富源，決非戰爭時期所能開發。是以軍力占領西比利亞於日本經濟毫無利益。

C. 國際間在「反赤」或限制蘇聯向東發展事，或予日本以同情

；但亦不願日本勢力之過度膨脹。尤其是海軍軍縮會議之前夕，日既不甘於五·五·三比率之限制，必欲取得海上軍力平等權，則於進攻蘇聯不無阻礙。縱令英國或可諒解，美國殊難有調和可能。況日英間以日製棉布去年輸出超過英製五萬萬平方碼以上，日本非但掌握遠東牛耳，且更進一步奪取英帝國以內之市場。其經濟對立，已萬難妥協。日本外交勢將孤立！

有此三因，故少壯軍人（指陸軍方面）自去年九月以後即已轉向，放棄攻擊蘇聯政策矣。

二 日美戰爭之不可能

日本海軍預算在一九三五年度增加至五萬萬有奇，其唯一對手，當在美國，故日美戰之說流佈特廣也。惟就個人考察所得，證以

日本海軍界之企圖，日美戰爭短時期內，殊無實現之可能。

A. 日美本國相隔在五千里以上，單就軍事關係而論，現在所有軍艦，決不能越過太平洋作戰，空軍亦然。日軍固不能攻擊舊金山，亦不能攻擊夏威夷；美軍自無攻日之理。

B. 在經濟上日本生絲輸出百分之九十售與美國，而棉花大半仰給於美，經濟關係殆有不可分離之勢。經濟的對立非但不深刻，且相需之點甚多。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至挑動戰爭。况日海軍祇在保持西太平洋霸權，不用武力亦可取得。

據以上二點即可推知日美戰爭，在最近三年內不致實現，日蘇關係，無論如何惡化，短期內（最少在三數年中）亦不致發生戰端。

三 對華之策略

然則日本盛倡一九三五年危機，癥結所在，究何所指？吾人試一詳查大連會議內容即知之。

大連會議爲少壯軍人之集會，其初并未得關東軍司令之允准，僅稟呈參謀本部，事後乃向關東軍報告：表面內容係：駐滬日公使館武官室參謀影佐中佐當面與中國軍事委員長蔣介石交涉，須蔣明白表示態度，取締排日，否則將用斷然手段應付。此僅屬於表面文章，其實際內容如下：

(一)待熱河鐵道修成之後，即進取平綏路，并自包頭延長至迪化。一則包圍外蒙，二則便於南侵陝，甘，新，晉諸省。

(二)借整理西原借款，掌握高徐順濟兩路，換言之即收河北，山東於日本掌中。取得棉花出產地。且南及於河南與江蘇北部。

(三)因漢冶萍借款關係而圖佔大冶，鄂城鐵山，蓋日本鐵鑛所產不及其所需百分之十，現在賴印度及馬來半島供給，一旦發生戰爭即無把握，是以必欲奪取大冶，鄂城鐵山，兼扼長江之交通。

其進行方法：第一步收買留日學生作漢奸，在東京收買華北及長江流域籍者五百人，由軍部一手監製，同時又收買福建籍者二百人。第二步運用：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指揮下之軍事密探，分佈於河北，山東，察哈爾三省者已四百人，彼輩皆有軍籍，爲士官生，戶山學校及其他陸軍學校出身者，在上述三省區內各縣組織特務隊，販賣鴉片，嗎啡槍械等等，一朝有事即可親任指揮，爲日軍之內應。

此種計劃在今年一月下旬略有變化，元老派與軍部成立相當諒

解，將以外交方式辦理以下四項：

一、嚴切要求中國政府取締排日。

二、實行經濟合作：由日本供給工業製造品，中國供給棉花，鐵礦，油類，皮毛等原料。日本相機給中國政府以經濟援助，整理西原借款。

三、軍事合作：此後凡中國向外購軍械時，須購日本軍械。免除歐美人軍事顧問職，代以日人顧問。土肥原此來係組織青山學會（日本陸軍大學生爲會員，將來或擴大至士官生，）先偵察中國軍事實情，然後設法制服中國軍隊。

四、與中國交換大使。日願代華斡旋於歐美各國間，令與華交換大使，如歐美暫時不願，日本不惜先行之。

上項交涉將由外務省辦理，試辦期間自二月起以後之六個月間。否則任少壯軍人意志爲之。

日本軍部與元老諸人頗不協，去年十一月廿日及十二月十日左右曾發生兩次大陰謀——暗殺案——圖刺西園寺公望，內大臣牧野伸顯，樞密院議長一木喜德郎，宮相湯淺倉平，前首相齋藤實，現首相岡田啓介，東京警視總監藤治等，其次則高橋是清，後藤文夫，清浦奎吾，幣原喜重郎等均在被刺殺之例，而暗中主持茲類事體者厥爲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蓋少壯軍人之領袖，爲人具深謀確算，又有青年軍官輔之，竊恐軍部終將推翻元老而自出執政也；否則元老亦必受軍部之脅制，聽命於軍人，積極以經濟方法，侵略中國，或竟用兵以征服中國。

目前欲收回東北固甚困難，保全華北蓋充分可能，亟起爭鬥圖存猶未爲晚也。

美國對日今後將採何種途徑

R. L. Buell 著
節譯美國「紐約時報」

美國對付日本，有下列幾種可能的途徑：

- 一·對日本進行海軍競築。
- 二·美國退出遠東，他的海軍採取自衛的政策。
- 三·與他國合作，在國聯機構以內，或離開國聯，對日採聯合陣線。

一 進行海軍競築

有許多美國人相信，美國應該直率地進行築艦程序，不論日本築艦，進行怎樣的迅速，美國對日本應該維持三分之二的優勢。還有人主張，增加太平洋羣島的要塞。據他們講，如果美國答應日本

海軍均等，那末他就不得不放棄他的傳統門戶開放政策，而坐視日本去扯破華盛頓條約和非戰公約了。這種行動將使美國失掉了遠東的重要市場；並且將鼓勵日本軍閥，進行新侵略行動，和吞併菲島。

據他們講，美國的強盛，遠過日本。美國的領土，比日本大二十倍，並且具有驚人的財富和豐盛的煤鐵資源，日本決不能和美國抗衡。倘使日美進行海軍競逐，那末日本的經濟制度就要崩潰。美國很有許多人抱着這種理想，相信競築一舉，可以促進日本政策的轉變。

這一派人堅持，爲了美國的威勢着想，不能屈從日本的主張。倘使美國屈服，那末他的頭等國地位將要蒙受損失。據他們的意見

，對日海軍競築並不致引起戰爭；倘使美國有強大的艦隊，那末他的外交照會背後就有了力量，日本軍人不得不加以尊重了。

一一 採取自衛政策

另有一派美國人相信，美國對日進行海軍競築是一件極危險的事。美參議員波拉曾經說過，這種競賽「純然是一種瘋狂的行爲，海軍競築時常是要引起戰事的。」據這一派人的觀察，採取威脅日本的政策，結果惟有延長日本軍人派的壽命，他們將要向日本的人民宣傳，日本人的生活是遇着危機了。他們將要責問，美國既然無意控制日本海面，爲什麼要建築龐大的戰艦，和對於日本的艦隊維持三分之二的優勢。

他們又講，倘使美國在非島採取建築大規模要塞的政策，那末

日本人所感覺的憤怒，就和英國在牙買加或伯茂達島建築要塞，美國人所感覺的一般。日本或許有一日被美國戰敗，但是觀察現前日本情緒的緊張，他們對於美國挑釁性質的海軍政策，或許要採取戰爭的手段去應付它，而不至於輕輕屈服。

所以他們主張，美國代替採取帝國主義政策，去干冒足以引起無益而有害的戰爭的危險，毋寧還是把艦隊駐在國內的好。倘使美國採取已故羅斯福總統一九零七年派艦隊去日本的同樣手段，那末日本是一定要盡力抵抗的。

日內瓦裁軍會議曾經主張，列強應該純然根據國防的需要，去改革陸軍制度，美國對於這種觀點，最近曾經予以贊助。所以上述一派入更進一步主張，這種主義應該施用於海軍。參議員倪氏近來

曾經說過，「戰爭的準備，只應該以保護本國的海岸爲限。」

據這一派人的觀點，美國不應該用武力去防衛遠東的商務利益，也不應該單獨負維持條約權利的責任；這一種工作，應該由外交和國際機關去應付，並且應該早讓菲島獨立，在該島不再保留任何海軍根據；關於菲島的安全，應該訂立一個國際中立協定，以資担保。

關於海軍一方面，這一派人主張美國應該放棄控馭日本或其他國家的思想。美國海軍的職責，應該只限於保護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本國的領土，免受他國的攻擊。要遂行這種職責，一部分須看其他國家海軍的大小，一部分須看海軍根據地問題。在和美大陸相近的地點，列強並沒有維持充分的海軍根據地。倘使美國在夏威夷和

巴拿馬能保持強大的海軍根據地，那末要抵禦優勢艦隊的進攻，並不至於有什麼困難。

在這種防衛原則之下，美國不需要保有戰鬥艦或是大型巡艦，尤其因為其他列強，很願意廢止這一種艦隻。他們以為倘使按照這一種原則，那末美國一定可以不至於受着侵略，這種舉動可以替美國人民樽節幾千百萬元，並且可以消除戰爭。按照主張防衛主義一派的觀察，美國要增進他的威勢，惟有採取一種隱忍的，尊嚴的超然態度。

二二 聯合行動

此外還有一種不同的觀點，以為美國雖然不必退出遠東，但是應該盡力避免單獨對抗日本。據他們的說數，以為今日美國的艦隊

，實力不足以在日本的領海以內，和日本抗衡，美方成功的惟一展望，在和英國海軍聯合，用新加坡做共同的根據地。

英國在遠東的物質利益，超過美國；所以他們主張，美國不應該去打頭陣，擔負保護英美共同利益的義務。所以美政府應該和英俄各國，得着一種諒解，以便於牽制日本。

不過採取聯合行動的政策，有一種困難，美國一向努力避免這種聯盟制度。據有些觀察人的意見，要想造成一個對日的聯合陣線，而不至於陷入帝國主義的蹊徑，唯有鞏固國際組織的機構一舉。爲一種機構的根據，一部分建在強制仲裁的原則上，另一部分是建在國際制裁的制度上。這一類的制裁，或許對侵略國採取經濟的抵貨方法，或是組成一種國際的警備勢力。

據批評家的意見，以爲這些理論，將來或許可以證明是健全的，只可惜一九三一年秋天日軍侵滿的時候，列強坐失了使用這種辦法的機會。現在日本宣布廢止華盛頓條約，是在法律範圍以內的舉動，除非日本再有新的侵略行爲，列強對日是不能採取合法的國際制裁的。

從實際上講起來，現在世界已經感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糾紛，呈現分裂的現象，所以關於遠東事件，在最近的將來，各國很難爲了維護非戰公約或國聯盟約能獲得一致的行動。

四 可能的折衷方案

綜觀上述的三種途徑，各自有他們的困難。有若干觀察者因爲熱望能阻止發生海軍競築的情形，同時又想保障各國在遠東的條約

權利，很願意獲得一種臨時的折衷方案。據他們講，各大海軍國應該互相商定，在事實上繼續遵守華盛頓和倫敦條約裏邊所規定的海軍限制。在這計劃之下，應該請蘇俄參加，關於蘇俄的地位，大概和法義兩國相等。

倘使美，英，法，義，俄各國採取了共同陣線以後，日本仍然拒絕同意現行的限度，那末列強在協定當中，就不妨增加一個附帶條款，規定各國如遇有任何非條約國家威脅他的安全的時候，和其他國家協商以後，可以在條約限度以外，增加他的海軍力。

在這種妥協之下，美國應該尊重暫行的海軍限度，包括禁止增築太平洋要塞的條文在內。這樣一來，現狀的變動責任，全在日本的身上了。

日本在這種聯合陣線之下，大概可以認均等原則的口頭聲明爲滿足。財政的原因也可以減少日本採取均等海軍程序的機會。假使日本採取一種侵略性的建築程序，那末美國就可以自由地運用附帶條款，增築艦隊。

倘使這種臨時辦法可以成功，那末不妨訂立一個保障菲島中立的國際條約，再由美國採取新移民政策，保全日本的顏面，但是實際仍舊限制日本勞工入境，太平洋的空氣就可以因此增進了。

贊成這種折衷方案的人士以爲這樣可以叫日本人民知道，各國並無屈辱日本的意思，這種方案試行五年，就可以渡過目前的過渡時期，使得日本和其他國家的自由派可以恢復他們的管理權力，各政府間的衝突政策更可藉此得着了修改的機會。

(完)

美日戰爭的觀察

George Sokolsky 著 節譯美國「現代史料」

歐洲人總以為美國與日本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自一九二四年以後，蘇聯的遠東政策即建立於美日戰爭最後必將爆發的假定之上，對日外交語調的高下，全視美國的輿情為轉移。至於中國呢，從來就不能十分瞭解美國的政策與態度，因為自一九一五年以後，美國對於日本的政策，看起來固然是採取反對的態度的，但她的行動却限於致送牒文與發表宣言，而這些事情中國人却更善長。

日本人早就惶惑着了。在他們看來，美國的態度實超過一切的瞭解。迄一九〇六年為止，美國好像是日本的師傅與保護者，自一九〇六年以後，美國即成為日本爭取所謂平等與安全的運動中的障礙。這種關係之轉變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美國為什麼要設法阻止，阻礙，甚至毀滅日本預欲躋於第一等強國的企圖呢？

無疑地，美國反日的輿情，一年比一年強烈。如今有許多美國人也相信美日戰爭是

不可避免的。這反日的情緒是否以現實為根據，是否為對於一個侵略者所發生的反感，或者是否為對於中國與蘇聯之友誼的產物，均無關重要。事實是這樣的，美國心目中的敵人只有日本。

講到美國與日本的戰爭，可以說並無急迫的經濟的根據。資本的輸出與國外貿易的刺激，究否是有利的政策，美國的人士迄今尚無確定的意見。目前一般的態度顯然趨向於經濟的國家主義，這一種趨向自將使國外貿易與資本輸出，減至最低限度。如果這政策能夠合理地推行，則遠東市場對於美國的商品與投資，實無多少重大性了。

據確實的統計，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在中國的投資，包括東北，約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後這投資的數額續有增加，但尚無完全的數字可供參考。於一九二一年，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包括東北，却只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足日本投資的七分之一。至美國所有在東北的投資，不過數百萬元的地產而已。

在不景氣的一九三三年，美國對日貿易總額為二七一，八五五，〇〇〇元，對華貿易總額僅為一〇二，二四九，〇〇〇元。在那一年。美國對日本貿易增加了百分之六。

六，對東北貿易增加了百分之一二六，可是美國的對華輸出却見減落，對華輸入反形增加。

可見美國對於日本的反感，並非由於一個因美國的營業而高度發展且在目前對於美國大有影響的市場，受着日本的襲擊。總而言之，美國對華對日的貿易總額僅達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不及我們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如果美國決定了一種資本輸出的政策，去發展落後的，生活程度低廉的國家，如果羅斯福的新政，即經濟的國家主義，確是錯誤的無效的，那末，情形自然就完全不同了，中國是一個鉅大的未來的市場，因為四萬萬至五萬萬的人的生活程度，在目前甚低，只要稍形提高，就會大大地增加商品的消耗量，再者，工業上的革命漸漸推到中國的較大的區域內，中國人將續向外國輸入大量的資本與機械，以應迫切的需要。在這個場合於美國佔着主要的地位，勢與日本發生激劇的競爭。

可是，爲了一個有着潛勢能的市場，而把美國捲入戰爭的漩渦，這種假設是不可能的，尤其因爲美國目前正有提高物價的趨勢。我們的關稅政策，我們的經濟復興政策與

我們的銀政策，都指示着美國並不把中國市場作為經濟復興的因素。那末，我們幹麼要爲了這個市場而和日本開戰呢？

雖然如此，日本對於美國的競爭的可能性，尤其在東北，仍懷着恐懼。目前東北，日本已經採取着這樣的政策，使東北市場中的各國商品，比諸日本的商品，皆居於附屬的地位，並使各國的商品，皆由日本的商店爲之推銷。從遠大的眼光看起來，日本的這種政策，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因爲如果要使中國與東北現代化，則斷然不是一個國家能够供給所需要的各式各樣的貨物與人力。但日本的態度已招致各國的嫉恨，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以爲這是對於美國貿易的正面的攻擊

蘇聯的人士不相信羅斯福的新政能够成功，他們以爲如不發展國外市場，則美國不能使大批的工農失業羣衆，獲得工作。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最後將使美國找尋這樣的市場，而中國實爲美國的經濟榨取的優良地域。所以，照他們的看法，一旦羅斯福的新政失敗，則美國必以侵略的姿態跨入中國的市場。這一點，日本也同恐懼着的。日本人恐懼着美國的救濟失業運動，倘無成效，則美國的對日挑戰，將成爲經濟上的

必要。日本的大海軍的信徒，就是以這種恐懼爲憑藉的。

老實說，美國復興之失敗的可能性與恐懼，都不能作爲戰爭的前提。我們知道，中國市場的潛勢，能一向就存在的，但並未引起世界的大戰。不過，日本却常常獲得恐懼美國的新的原因，正相似地，美國也懷疑日本的新的原因。這些恐懼與懷疑並非建立於太平洋的經濟之上，它們是屬於心理上歷史上的，因爲它們是不可接觸的，所以往往無從解決。

國務卿休士於一九二一年，召集華盛頓會議，以終止美國與日本間的緊張狀態。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取消了英日同盟，山東的主權還給中國，實現美國對華之傳統政策的九國公約，成爲國際的法律，日本並被迫接受五五三的海軍比率，居於次等的地位。

但無論如何，華盛頓會議確使美日兩國間的憎惡反感，爲之緩和。哈定與柯立芝政府，正是美國繁榮的頂點，大家充滿了繁榮的愉喜，不再有開心情開功夫去作反日的宣傳。日本在一九二三年遭遇空前的地震，全國上下正忙着東京與橫濱的復興，並鞏固在華的地位與發展對華的貿易。八年之間，即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〇年，實爲兩國邦交

圓滿的時代。

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四年的海軍會議，以及激動全世界的滿州事變，又衝破了和平而友善的關係。對於這兩個重大事件，美國的態度是十分敵視的，而且在兩個國家內，都時常發生戰爭的傳言。關於海軍問題日本不瞭解美國如果不希望戰爭，爲什麼要拒絕平等的要求；美國也不瞭解日本如果不希望戰爭，爲什麼要堅持着平等的要求。關於滿洲問題，美國覺得好比在提出念一條，攫取山東與出征西伯利亞的情境一樣，日本是不能爲世界所信任的，日本不惜利用任何時機，力求擴展，不惜以任何人爲犧牲品。日本不受任何條約或協定的拘束，日本的政府宣言，也不能信以爲真，因爲政府的這一部，也許不知道那一部在幹些什麼。

反之，日本相信從今以後，凡日本意圖伸張勢力的一舉一動，美國不管合理與否將用種種方法，加以阻礙。日本尤其憎恨的一點是，美國向來拒絕加入國聯，承認蘇聯，最近的與國聯合作，以及對蘇聯恢復外交，當爲反日政策的一部。所以，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每一舉動，看起來，對於日本都含着敵意。

由於以上的觀察我們知道雙方固有不安懷疑與恐懼的存在，但並無發生戰爭的不可避免的。從地理上講美日作戰是困難的。從政治上講，沒有一個國家要挑起戰爭。從經濟上講這樣的戰爭將毀滅日本。倘美國與日本都是孤立的國家，這樣的戰爭是決不發生的。

然而，美國與日本却不是孤立的國家。中國彷彿永遠是日本的可能的戰場。有一天，中國或許要以武力去奪回失去領土。有一天日本或許再要把勢力伸展到中國的本部。有一天，菲律賓或許因為日本的陸戰隊而發生事變。有一天，日本或許在交界處和蘇聯衝突。我們可以這樣申述：在美國不信任日本的誠意，日本恐懼着美國的政策與勢力之環境下，遠東的任何一種局勢，都會牽涉到誤會與戰爭的危險。

不過，這一事實也足以造成和平的局勢，日本明白，一旦戰爭爆發，美國是決不會孤立的，英國荷蘭不能夠忽視日本獨霸遠東的重要性，英屬自治領將自動地援助美國，加拿大澳洲與新西蘭在太平洋上的政策，與其說緊縛於倫敦，毋寧說緊縛於華盛頓。荷蘭將為巨量的煤油與橡皮而保護荷屬東印度。英國將為豐富的鐵礦而保護馬來羣島。蘇

聯與中國雖待價而沽，但美國所能提出的條件，當然比較日本寬宏。

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戰爭顯然是不利於日本的。日本也瞭如指掌，所以也願維持和平，除非爲了國家與民族的尊嚴無法維持和平。但對於日本徒加恫嚇，也毫無實益，因爲像日本這樣的國家，被美國的不友善態度與猜疑迫到無路可走的極端，則日本寧冒毀滅的危險，不願忍受恥辱，這是在我們的意想之中的。

講到日本的一方面，他如今措理國際的關係，應該遵從當前的法則，拋棄十九世紀的舊把戲。現在的國際關係趨向於軍縮與和平，日本攫取了中國的東北四省，當能爲和平而犧牲驕傲的心理了。（完）

凡爾塞條約的今昔

譯美國「紐約時報」
Curt L. Heymann 著

德國有意否認凡爾塞條約的軍事部份條文的報告，已如雪片飛來。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署條約的主人，雖在申說該約目的爲清算歐戰，創造歐洲和平新基礎，但敗仗國家，特別是德國，則向以「條約之羞」稱之。以德國一方講，條約款目裏那是最令人反對的？這些條款現已更改到如何面目？還可有什麼更改？

德國的軍備平等要求，使人注意於條約第五章。該章載定：「爲使各國普遍裁軍開始實行計，德國願嚴格遵守陸軍，海軍，空軍各條款。」自第一五九至第二一三各條文所載定的條款，限制德國陸軍不得超越一〇〇，〇〇〇人，海軍不得超出裝甲艦六艘，輕巡

洋艦六艘，驅逐艦十二支，魚雷艇十二支，並載定德國不得保有海陸軍所需的空軍。

除上述條款外，並劃出非軍事區。非軍事區由萊茵東岸東向至五十基羅米突爲止，西向至法境爲止。條約四十三條復有關於該區域的規定：「該區域裏禁止永久的或暫時的軍隊的存在或集合，禁止任何狀態的演操，禁止動員需要的永久設施。」另一方呢，聯軍在德境萊茵西岸保有十五年的駐防權。

條約第八章載定德國賠款的責任。該章二二二條——「禍首」條款——形成了債款總問題的基礎。德國在這條裏接受聯軍所受一切損失的全責。聯軍受到損失的，「因爲由德國侵略而促成戰爭的結果」。因此德國同意於賠償聯軍民衆所受的損失。

裏面列舉出來十種應賠償的損失。這不祇包括由於轟炸結果財產所受的毀壞與損失，即聯軍水陸兵士的卹金與仰賴兵士而生活的人們的贍養，也包括在內。但條約沒有指定德國償付的數額。這工作委托給特別產生出的賠款委員會了。該會幾於簽訂條約二年後，才規定總額爲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德國邊疆規定於條約第二章，所謂歐洲政法條款則規定於第三章的第一至第十四節。上述款雖在保護少數民族，而民族自決原則却時被侵越。

以違害民族自決與德國少數民族而論，可舉下列案情說明：

且澤在國聯最高委員統治下，因使波蘭通達海路。波蘭接受那塊隔離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的並爲世人名爲波蘭廊的領土。上西里

西亞爲波德兩國平分。薩爾谷由德屬割棄，置於國聯管理委員會統治下，一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方舉行民衆投票親決。由坪，麥爾默底，在投票表決後，由德屬割歸比利時。德奧聯合，非經國聯同意，不得實現。布魯諾口南的奧領送與義大利。

德國復在一一九至一二七條裏，失去殖民地，故德國領土從此祇限歐陸。德屬東非洲，凱木隆，多戈，德屬西南非洲，德屬新圭亞納，薩姆島，與南海其他島嶼，膠州，漢口，天津等租界，皆入聯軍國手裏，且在國聯委統治下。

第九第十兩章的經濟與財政條款更深刻的摧毀了德國氣力。條約在這些條款裏的規定，給德國經濟制度以沉重打擊。因德國海上貿易因此破壞，國外權益從此沒收了。

爲整理凡爾塞條約所獲生的糾葛，自一九一九年以來，歐洲會議的舉行，已不下五十次，其中還有美國也參加幾次，以和約現在狀態比起十五年前的條款，可以見出現有幾個重要改變——與德國有生死關係的改變，已竟表演出來。

最重要的，賠款條款現已取消。經過長期爭辯後，德國賠款償付終爲一九二九年楊氏計劃決定。按該決定，德國需償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按年分還，至一九六六年爲止。然而聯軍國復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洛桑會議裏。事實上同意於取消將來一切賠款了。

聯軍國又於一九三零年撤退萊茵駐兵。若按條約規定，却應於五年後方能撤兵。

此外德國又於一九二六年，因履行一九二五年簽訂的洛迦諾條約，得被邀入國聯。因為這種步驟，並因德國在國聯理事會裏佔一席次，故列強中平等權的要求，便為各國答應了。

復次，條約第二章載定聯軍審訊凱撒與德國軍官的規定，也向未執行。

故凡爾塞條約中還有三個重要條款，得不到聯軍國的同意，把他們修改過來。他們是關於（一）德國軍備，（二）禍首理論，（三）領土問題。

德國今日認為必需擺脫這種命令式的公約放在肩上的一切軍事與領土桎梏，並以為這種條約是應當刷洗清淨的恥辱標記。德國人民在道義上覺得不應受這條款的束縛，理由是這些條款都由於勒迫

，並且威爾遜的和約大綱，也未能真正執行。他們主張必需保有較強的軍備，才夠維護疆土；他們否認是歐戰唯一負責人；他們相信和約規定的幾處領土劃分，根本不公平，必需修正的。

有這種目的，德國方以國聯會員資格，企圖利用國聯公約的第十九條。在這一條，載定了修約合法手序。條文載：「大會得隨時勸告國聯會員考慮一切礙難實施的條約，以及有危世界和平的一切國際情勢。」

但該款並不得視為含有蔑視條約的目的。況且議案既需由國聯大會提出，並非當事國，則德國於退盟後，已失去合法的提議權力了。

太平洋政治協定之可能性

蠟山政道著

節譯日本「中央公論」

在今日欲使歐美各國，由正面撤去其「滿洲國」不承認之原則，雖爲困難，如能對於承認原則所根據之廣汎的意義及中國之將來，得到一種諒解，則問題自能由另一方面展開。換言之，卽如能使日本對華之態度，得到列國尤其是英美之諒解，則「滿洲國」承認問題，必能由側面而解決也。

夫中日友好關係之恢復，在萊頓報告書中，亦曾論爲中日問題解決之條件，但據一般之觀察，如有滿洲問題在中作梗，則中日關係決不能正常化。雖然，時間頗能解決一切問題！滿洲問題雖爲一種癌症，而成爲中日不和之原因，但此種原因，如竟成中國經濟之癌症。苟目前困難不能克服，恐將犧牲永久之利益，亦未可知。此不特在中國，卽在日本，亦爲不可不加考慮之大問題。蓋日本之經濟的生命線，實以中國最爲重要也。

最近激烈化之中國經濟恐慌，實有其特殊情形，非可以世界經濟一般恐慌之理由，

加以說明，同時亦非僅以銀流出之緊縮可以說明者，在蘇爾德之報告書中已有所述，實爲極廣汎極複雜之問題，故其恢復，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而中日經濟提攜成爲目前緊急問題，實屬當然之事。前此所以未能實現者，因中日兩國有感情上之不和，且中國又利用英美對日之態度，而行其以夷制夷政策有以致之。但事過境遷，今又發生比較更爲重大之問題，故捨棄舊日之惡感，而進於提攜之道，實爲勢所必至者也。

中日經濟提攜，將取何種途徑進展，雖不能預測，然觀日本與英美之國際關係，依此問題之進展情形如何，或可在比較更爲寬廣之範圍內，打開國際不和之現狀！蓋中國經濟之改造，對於英美，實爲更重要之問題，而非些小之滿洲問題所可比擬者也。但前此日本與英美，尤以日本與美國之對華政策，實根本對立。且不言現實利益之衝突與既得權利問題，即關於將來之動向，亦爲非常懸隔之主張而使世人陷於不安。而在日本方面，既有中日「偽」集團經濟之主張，與亞細亞門羅主義之宣傳，又有天羽聲明事件說明日本官方意嚮之公表，故在美國，一時人心激昂，即冷靜之識者，亦發出驚疑之質問，不謂日本將獨占中國經濟，即云不得日本外交部之許可，即不能與中國通商。在英德

亦有不能使日本獨占中國之言論發表。

余以爲關於此點，日本亦實不能辭其咎！夫中國經濟之於日本，帶有重要性，此爲國際方面所公認者。但決不容日本之獨占，而日本亦無獨占之意，在日本公表之主張上，亦曾言明日本爲東洋之安定勢力，不能不對中國之內情，加以多大之注意。英美本無根據揣摩臆測而加日本以惡聲之理由，乃英美竟以疑懼之心，觀察日本之對華政策，故日本有將政策之內容，更加確切闡明之必要。蓋因缺乏明確性，英美無責任方面之各種言論，始得以誇大其宣傳也。總之，保持中日關係之友好性，將爲今後得到英美政治的諒解之必須條件。若將日本與中國之地理關係，中日經濟內容之相關性，社會制度之類似性，日本自身所有之產業之經驗合而觀之，則無論何人，亦不能否認日本之於中國，與他國不同，實有特殊關係。將此種特殊關係，在目下之階段，現在之情勢下，從新再爲宣言，表明日本無侵害他國利益之意思，實爲中國經濟之復興與四萬萬大衆之福利，且各國亦可因此而享受利益，此實屬可能之事。在拉西曼所提出於國聯之報告書中，亦曾論及如無日本之協助，則中國經濟之技術的復興頗非易易，此深堪注意之言。是國聯

亦知如與日本處對立地位而中國經濟之復興受其妨害，則中國必不得救也。但亦須知不承認日本之特殊立場決不能求其協助！欲各國即時承認日本之特殊立場，雖難期待，但茲逢現已暴露其正體之中國經濟崩壞傾向之大問題，則發見各國協力之新基礎，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在九國公約在事實上已失其效力之今日，不論其代替者為何物，吾人正望其中加以中日經濟關係特殊性之容認，然後再作國際的努力！故余以爲日本對於中國經濟之恢復，樹立能作何種貢獻之國策，實爲當今之急務！

日本向亞洲大陸發展之形式，實有其受內面的事情與地理的條件所支配的必然性，故歐美各國主張普遍性，而日本則構成其特殊性，而兩者之調和決非不可能者，但就現狀觀之，英美人之優越與其實利益，頗不容易承認日本之立場。是以不能不假定日本對英美之國際的不協和，必將暫時繼續存在也！

海軍競爭及其他之情勢如有展開，則列國在太平洋與遠東之動向，或將走入政治結合之線路。如「滿洲國」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關係之承認，完全不可能，則「戰爭狀態」必更濃厚，必有日英同盟之復活，及其對抗之英美提攜之動向。在軍縮預備交涉時

，即已發現此種動向，此在吾人之記憶中，尙爲新鮮之事實。此時之英美提攜，將努力實現強化其平和機構之形式，如調整中俄法荷等遠東關係國之國交等事，實不外爲包圍日本之政策也。

余不信此種同盟與聯合，能解決遠東及太平洋問題，此不過導入戰爭狀態而已。此種動向恐不至於支配英美兩國之政府。大勢將以太平洋問題爲中心，而向新太平洋協定之達成邁進，然在此種場合，如四國協定之類，果有多大效果，實成問題。以不威脅不侵略爲主眼之安全保障條約，就遠東及太平洋之現實言之，果能企圖至何程度，亦屬疑問。安全保障，須爲地域的，此爲國聯條約實施後之經驗所表現之事實，然根據遠東及太平洋之現狀，其地域性果能劃定與否，實爲一大問題。自日英同盟廢止以後，四國協定幾成爲棄置於太平洋珊瑚島上之廢物，其不能於風雲緊急之太平洋問題發生效果也明矣。而四國協定所表現之方針，能擴大至何地域，實能決定新協定之價值。日本對此問題，應有作積極提案之準備。如被英美占先，日本反受加入與否之強制，則決難統一國論也。日本之提案，雖不能照原案通過，然即提出原案，已始終有其強味矣。去年之海

軍軍縮預備會商，在初即討議日本提案。美國人深信華府各種條約所含之原理原則，始對於國際和平機構有普遍性，且素受此種之教育，竟不料在上次之軍縮會商之日本提案，得到請求日人說明之經驗。故對於太平洋協定，深望日本亦能提出方案，此則又有以一致之國論爲基礎，而加以慎重研究之必要也。

回顧日本之外交政策，曾經各種階段，有根本方針動搖不定者，又有協調，自立，軟弱，強硬之轉換者。但在此種表面變化之裏面，未嘗無一定不動之方向，即東亞日本之使命，與日本國威國權之發揚，因此亦可認識日本之以世界政策爲中心，而將其地位加以客觀的表示之原則也。此種原則因受國內情形與經濟制度之發展階段所約制，應有一定具體的內容，國家須發見此種原則，確立此種原則，而以之教導人民，併向動搖之世界加以闡明，廣田外相常稱日本爲東洋之安定勢力，一有機會即向中外闡明，此爲識時務之行動。惟其內容，易使人聯想其爲警察力，此吾人所不能十分滿足者也。

現在日本所行之路線，由國民自身觀之，亦莫明其方途，將自消極的方面觀之認作安定力乎？抑自積極的方面觀之而視爲振興力乎？其應用一貫人類與國民之歷史的動因

之目的不同，故其認識自必各異。且在應用其動因之時，又因其應用所及之環境之客觀性之認識不同，其判斷亦必各異。余在日本爲東洋安定勢力之認識中，感覺有此兩面要素之作用。所餘之問題，爲不可使人只知其爲警察力之原始的機能，實有提高成爲更積極的更建設的文化機能之必要。而在極東太平洋局面上，使國際方面，認識日本之安定力爲振興力，此乃吾人之理想。余由上述之日本立場，而希望太平洋政治協定之成立，併欲加以提倡者也。

(完)

本會會務

(二十四年三月)

(一) 理事會決議案

本會第三十六次理事會，曾於本月十三日中午在銀行俱樂部舉行。到有陳立廷，聶澍生，郭秉文，黎照寰，曹雲祥各理事。由郭理事主席，討論各項會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本會既設教育文化及政治經濟兩組，擔任研究事宜，舊有之研究組應即取消。

二，推陳立廷，曹雲祥，夏晉麟，陳彬飭，董顯光，聶澍生，徐新六，林康侯，郭秉文，何德奎，劉大鈞，唐伯原，朱義農，為政治經濟組組員。

三，本會交際事宜，另設特別委員會擔任之。舊有之交際組，應即取消。

四，茲設中美委員會，推陳立廷為主席，徐鳳石，張祥麟，穆藕初，郭秉文，朱友漁，王正序，潘光週，高大經為委員。

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組織旅行團來華考察事，交教育文化組接洽。

六，通過陸梅僧，陳選善，吳協燠，楊潤鈞等爲會員。

(二) 研究

政治經濟組會議

本會第三十五次理事會決議，分研究組爲教育文化及政治經濟兩小組。政治經濟組各組員，業經第三十六次理事會推定，遂於本月十六日在銀行俱樂部召開第一次會議。到有陳蔗青，郭秉文，曹雲祥，何德奎，陳彬蘇，聶潞生諸君。由陳主任主席，決議下列各案：

一，本組工作計劃如下（A）研究各項國際政治經濟問題。（B）聘請專家演講。（C）將研究所得，貢獻於政府，或發表意見書。

二，下次研究題目定爲「中日經濟提攜問題」，推陳彬蘇先生擔認研究，在下次會議中報告。

三，函稔藕初先生，商請寄贈紗布交易所週刊之「中日經濟提攜問題專號」，以供會員研究。

(三) 演講

本埠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君，上年赴歐考察，經遊十一國，歷時七月，對於各國之教育，頗有調查。此次返滬，本會特於本月二十日在銀行俱樂部開會，請其演講「旅歐觀感」。陳君對於各國教育之普及，不勝贊美，而於英俄兩國之教育方法，尤感驚異。其演詞要點，已登各報，茲從略。

(四) 交際

荷屬東印度經濟部長哈特 G. H. C. Hart 來滬，全國商會聯合會發起歡迎會，函請本會參加，自所樂從，除派員赴碼頭歡迎外，本會推政治經濟組主任陳蔗青君，執行主任郭秉文君，幹事屠楚漁君參加二十九日在銀行俱樂部舉行之宴會。

美國經濟考察團，下月來華，本會現正與中美貿易協會，共同籌備招待事宜。

(五) 出版

本月除編譯「通訊」稿件外，關於英文季刊事正積極進行。以總編輯名義，函請中外名人專家撰述文稿，計三十餘件，現已接到復函數起，尤爲作文，故第一期決可於六月內出版。關於招徠廣告事，亦分別函致各機關，請求贊助，並派員前往接洽。

(六) 其他事項

(一) 報告外交部 本會前次開研究會請羅又玄君報告「日本現勢」。各會員鑒於羅君報告之重要，特請其繕具一份送會，以便呈報當局。承羅君惠允照辦，除備函抄送外交部情報司以供參攷外，茲將該文登於本刊之首，請各會員注意。

(二) 建議教育部及其他機關 世界教育會議本年八月在英國牛津舉行。本會教育文化組決議分函教育部，中國教育學會，社會教育學社，中華職業教育社，建議派遣代表赴會。

(三) 登報聲明 本會奉本市教育局令，以近有歹人在外冒用本會名義，出版反動書籍，令登報聲明。當遵於本月十二日在申報登啓事一則，並已呈復教育局矣。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9 Hongkong Road

SHANGHAI, CHINA

國際問題研究會「通訊」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非賣品)

編譯及出版者 國際問題研究會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印刷所

上海法租界格洛克路九十四號
上海競新印書館
電話八〇三五八

1870

STATE OF NEW YORK

1